

太平天国史

第二册

羅爾綱著

羅爾綱著

太平天國史

（一）

羅爾綱著

太平天国史

第二十二卷
第二册

中華書局

第四 部 份

太平天国史卷二十二

志第一

上帝教

一 總說

甲 論上帝教爲太平天国發動起義的工具

太平天國的宗教組織，稱爲拜上帝會〔一〕。本書記載，在把它作爲一個組織看時，稱爲拜上帝會，在把它作爲一個宗教看時，稱爲上帝教，這一卷志，是記載宗教的，所以作上帝教。

〔一〕據韓山文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始原（The Visions of Hung-siu-ts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第六章拜上帝會譯名後所註中文原名。案簡又文把此書名簡譯爲太平天国起義記。

帝教。

上帝教是洪秀全給鴉片戰爭所驚醒，和受了考試再三落選的刺激，決心走上革命的新道路之後，才在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去創立的。

洪秀全創立上帝教，是借用一部十年前得到的基督教傳教小冊子勸世良言〔一〕裏面所說的那一位創造天地人物的獨一真神上帝，並附會六年前那一場死去兩日復甦的大病，來

〔一〕勸世良言爲我國最早的基督教（新教）教徒之一梁發著，經基督教來華傳教的開山祖馬禮遜（Morrison Robert）修改，於一八三二年在馬六甲出版，全書共九卷，約十萬字。卷一真傳救世文，卷二崇真闢邪論，卷三真經聖理，卷四聖經雜解，卷五聖經雜論，卷六熟學真理論，卷七安危獲福篇，卷八真經格言，卷九古經輯要。關於洪秀全得勸世良言的年份，應爲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係從梁發手得。另詳洪秀全在何年得到勸世良言一文的考証。此文收在太平天国史叢考乙集內。我於一九三六年著太平天国史綱，據洪仁玕寫的洪秀全來歷山文太平天国起義記作清道光十六年，即一八三六年。到第二年著洪秀全金田起義前年譜時，認爲洪秀全來歷歷和韓是傳鈔件，而于王洪仁玕自述則爲親筆文件，故據其自述改爲清道光十七年，即一八三七年。其後著太平天国史稿，都同作清道光十七年。這都是錯的，合更正於此。

製造上天受命、下凡誅妖救世的「天命」說法的「一」。

必須說明，洪秀全是爲起革命而創立上帝教的。上帝教是在披着宗教外衣的裏面，從事起義活動的。須知道那時候的農民，在沒有覺悟以前，要跟他們談起義的道理是難以爲力的，而利用宗教，通過宗教的說法，却易於使他們接受。李秀成自述原稿記洪秀全入廣

〔一〕洪秀全附會大病製造上天受命的神話，最主要的根據便是梁發這一部勸世良言。除天父（上帝）、天兄（耶穌）得自此書外，如在天河洗身，然後朝見天父一點，是據自梁發熟學真理論略所述教士米憐（Mine）論洗禮「以洗禮之水洗其身」，「改舊樣而爲新人之意」的話（見卷六熟學真理論）。如見天父悲痛世人瞞昧本心竟無半點心敬畏他一點，是據自梁發所輯的聖經以賽亞篇第一章所說「蓋神爺火華示言云：『我已生而養子輩，且伊等曾悖逆我』」的話（見卷一真傳救世文）。如天父授以寶劍，用以誅滅妖魔一點，是據自梁發所輯的聖經以弗所篇第六章要人「執着神之全軍器」，「與聖神之刀」，與魔鬼戰鬥的話（見卷九古經輯要）。如天父帶同天上俯覽全世，芸芸衆生，都現目前一點，是據自梁發所輯的聖經詩篇三十三首所說「神爺火華從天視下，其看着世上之諸人子，從其所居之所，其看着住地之衆人，其造伊等之諸心一個樣，其念着伊等之諸行作」的話（見卷三真經聖理）。上面天父悲痛世人瞞昧本心、天父授以寶劍，及自天上俯覽全世三條係福士德（J. Foster）在所著太平天國之基督教的原始（The Christian Origi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April, 1951）一文中所舉出的對照，見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考第十八篇宗教考上引述。

西圖謀革命事說：「勸世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故世人拜過上帝之後，具（俱）不敢拜別神。爲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從之。」李秀成的話，說明了洪秀全利用宗教組織羣衆這一個事實。

洪秀全既然是利用宗教的說法去發動起義，「勸世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因此，在他的宣傳文件中，就必然有一套「勸人修善」的說法，教人「改邪歸正」。這種勸教說法，集中表現在原道救世歌裏面。洪秀全在這篇滿紙修身練正的道德說教文件中，很巧妙地假借「上帝」這一個工具，宣布了「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傳」，「普天之下皆兄弟，靈氣同是自天來，上帝視之皆赤子」的人類平等宣言。但却有人根據這些表面的說教來論斷這時候的洪秀全對現存秩序無可奈何，用非常善良的，也是最膚淺最愚蠢的道德自我改善理論來欺騙自己，並從此作出洪秀全當初本是一個悲天憫人的宗教家，企圖通過宗教宣傳而使一切人改邪歸正，把衆生普渡到天国，後來革命危機的日趨成熟才推動了洪秀全思想變化的結論（一）。

事實上，洪秀全寫了這一篇原道救世歌，並不是把它深藏起來，而是把它和原道醒世

「一」這是沈元洪秀全與太平天国革命的論斷，見歷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一期。

訓、原道覺世訓作爲最主要的傳播反抗思想的文件的。金田起義前用來作宣傳，到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就把這三篇文件彙編起來稱爲太平詔書，進行更廣大的宣傳。到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建都天京之後，祇將其中有關儒家的經典故事刪去，又重刻向全國進行宣傳。原道救世歌是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撰的，而當他和馮雲山於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秋天後，在紫荊山區用這些文件開始進行革命宣傳的時候，紫荊山團紳地主王作新看見洪秀全、馮雲山表面是「勸人修善」，而實際是教羣衆「不從清朝法律」^{〔一〕}，反對清朝封建統治。他就起團練逮住馮雲山解到桂平縣監獄去，以「陽爲拜會，陰圖謀叛」大罪控告^{〔二〕}。但桂平縣知縣王烈和署桂平縣知縣賈柱「驗其書，以爲類勸善」，却判決馮雲山無罪釋放^{〔三〕}。王作新根據親見拜上帝會的活動，他抓住拜上帝會活動的實

〔一〕王作新等向桂平知縣控告拜上帝會稟中語。此稟收在李孟羣鶴唳篇內。鶴唳篇今未見。此處據方玉潤星烈日記。

〔二〕彙要卷三十三賊踪丙辰四月十三日的鈔錄。

〔三〕據民國武宣縣志附錄採訪洪楊起事記。

〔三〕據光緒潯州府志卷五十六紀事。案潯州府志記判決馮雲山無罪的桂平知縣爲王烈，是錯的。考清咸豐元年四月二十二日總督銜專辦廣西軍務周天爵奏和同年十一月初五日廣西巡撫鄒鳴鶴奏，都說是王烈卸任後，由署桂平縣賈柱判決。此處據周天爵、鄒鳴鶴兩奏改正。

質，就穿穿了這是革命活動。而坐在桂平縣衙門裏的知縣祇從這些文件，特別是原道救世歌所披的宗教外衣來看，却說是「類勸善」。金田起義前這一大事，就充分說明了洪秀全是利用宗教作爲起義的工具，披着「勸人修善」的宗教外衣，進行革命的實際行動的。那末，怎樣能够把太平詔書中這三篇同樣重要的宣傳文件分別開來，說這一篇表現着洪秀全還是一個悲天憫人的宗教家時的思想，那一篇表現着洪秀全在革命危機的日趨成熟思想起了變化之後的思想呢？

洪秀全並不是做了宗教家後，思想起了變化才走上革命道路的，而是在得了勸世良言十年，那場死去復甦大病也過了六年，經過鴉片戰爭的大教育，對封建社會黑暗考試制度的憤恨，決心走革命的道路之後，爲着進行革命，而特地去創立這個上帝教作爲發動起義的工具的。這不但洪秀全如此，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領袖利用宗教起義，從秦末陳勝、吳廣篝火狐鳴起，其後如漢末張角組織太平道發動黃巾起義，北宋王則利用彌勒教起義，方臘利用明教起義，南宋鍾相利用巫教起義，元末紅巾軍，明代唐賽兒利用白蓮教起義等等也如此。封建統治者利用「神道設教」來維持其統治，周易論神明之道曾經明說過：「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熟習儒家書和中國史的洪秀全就反過來用「神道設教」去發動起義。這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洪秀全在那篇原道救世歌同年寫成，同作爲最早發

動起義的理論原道醒世訓裏，就預示農民起義的風暴即將到來，喚起在黑暗中的人們要以堅定勇敢的行動去迎接起義，他大聲疾呼道：「亂極則治，暗極則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願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門，循行上帝之真道」，「相與作中流之底柱，相與挽已倒之狂瀾，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在這裏，並沒有儒怯的說教，而是對即將來臨的勝利的堅強信心；在這裏，並沒有把人們的視線引向宗教迷信，而是鼓舞着千百萬被剝削被壓迫的農民羣眾進行鬥爭，去實現「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根據洪秀全這些理論，與創教的動機，以及當時打倒孔子牌位，打倒偶像，宣傳反對清朝法律這一系列行動，可以完全看得清清楚楚，上帝教乃是洪秀全爲着起革命而特地創立的。它是一開始就出之戰鬥性，在披着宗教的外衣裏面，進行革命活動，爲太平天国作發動起義的工具的。

乙 論上帝教與當時傳入中國的基督教有本質的不同

洪秀全的上帝教，是借用基督教傳教書梁發勸世良言某些地方而創立的。但是，它却與十九世紀初期傳入中國的基督教有着本質的不同。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四月，美國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做美國公使麥蓮翻譯，隨同赴天京。他在考察太平天国的宗教後報導說：

他們也許是名義上的基督徒，而其實則是嚴厲的打破偶像主義者。……他們對於天神的觀念是極不完善的。雖然他們明顯地宣布只有「獨一真神」，可是聖經之靈感，聖父、聖子之同等和其他許多教理之爲改正教徒一般地承認爲聖經所明白啟示者，他們完全置若罔聞。真的，他們也有種種方式藉以訓導有些教理，然而方式是借用的。在施用時，殊不了解其重要性，所以我相信由他們竄改的讚美歌——竟推崇東王爲聖靈——「聖神風」可以清楚看出這一點了（一）。

裨治文這一點觀察不錯，上帝教只是借用了基督教那一個「獨一真神」，和某些儀式，作爲宗教的形式，但却賦以完全不同的內容。論其要，約有三點：第一，當時基督教傳教士所宣傳的上帝，乃是統治者和剝削者的天父，騎在人民頭上的壓迫者的保護神。而上帝教的上帝，乃是人民大眾的天父，扶助人民去創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保護神。第二，基督教的天國在於來世，教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忍受現世的奴隸生活爲死後靈魂求上天堂享永福。上帝教的天國則來在人間，天上有天國，人間也有天國，天上人間同樣有天國，鼓舞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打開奴隸的枷鎖，爲求天國實現於人間而奮鬥。第三，基

〔一〕據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第二十篇宗教考下譯裨治文報告，原載北華捷報二〇八號，一八五四年七月二十

「基督教教人不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應該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上帝教則教人殺盡妖魔，斬邪留正，要把那些罪大惡極的封建統治者和剝削者殺盡。凡上所舉，上帝教都是與基督教正恰恰站在對立面的。上帝教與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中國的工具基督教有着本質的不同，那是不待說的了。

丙 論上帝教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在中國歷史上，利用宗教起義的農民戰爭，宗教在起義當中，對組織散漫的農民，發動起義，都起着顯著的作用。如漢末張角黃巾軍起義利用太平道，宣稱「蒼天（指漢皇朝）已死，黃天（張角自稱）當立」，元末劉福通紅巾軍起義利用白蓮教，宣稱「彌勒降生」，「明王出世」，便是其中著名的歷史事件。上帝教之於太平天国起義也是這樣。

李秀成自述原稿記洪秀全到廣西密圖革命事說：「天王是廣東花縣人氏。花縣上到廣西（潯）州，桂平、武宣、象州（州）、騰（藤）縣、陸川、博白，具（俱）星羅數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將此之蛇虎咬人、除災病惑教世人。是以一人傳十，以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從者具（俱）是農夫之家，寒苦之家，積多結成聚眾」。李秀成扼要

「〔一〕見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

地說明了上帝教在太平天国發動起義當中組織農民所起的大作用。

到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的時候，又用上帝教的說法，在農村裏，宣布上帝降言：「將遭大災降世，有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凡堅信的前來，都將得救」〔一〕。

由於散漫的農民早已經組織了起來，而這種降災得救的宗教說法，又恰恰打中了當時處在水深火熱多災多難的貧苦農民的心頭。因此，金田起義的號角一響，那十多個州縣的貧苦農民，都在各地的拜上帝會領導下，應響號召，奔集到金田來。

金田起義提出「奉天誅妖，救世安民」〔二〕的革命任務，「同打江山，共享天福」〔三〕的戰鬥目標。每逢遇到巨大艱難當頭的時候，就用上帝教這種說法，去鼓舞革命羣衆的鬥志。如太平天国辛開元年八月，被清軍封鎖在桂平縣紫荊山區內，當時鹽吃完了，又多病傷，形勢十分危急，軍心發生了驚慌。於是天王就下詔說：

天王詔令各軍各營眾兵將：放膽，歡喜踴躍，同心同力同向前，萬事皆有天父主張，天兄擔當，千祈莫慌。

〔一〕 據簡又文譯韋山文太平天国起義記及洪秀全來歷。

〔二〕 見頒行詔書內太平天国起義檄文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

〔三〕 太平天国克復南京時頒布的安民佈告中語，見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

真神能造山河海，

任那妖魔一面來，

天羅地網重圍住，

爾們兵將把心開。

日夜巡邏嚴預備，

運籌設策夜銜枚，

岳飛五百破十萬，

何況妖魔滅絕該「一」。

又如壬子二年三月初三日，在廣西永安州那一場突圍大戰，這是一場艱巨的戰鬥。天王就先在二月三十日下詔鼓舞全軍說：

天王詔令通軍男將女將，千祈遵天令，歡喜，踴躍，堅耐威武，放膽誅妖。任那妖魔千萬算，難走天父真手段，江山六日尚造成，各信弘爺爲好漢。高天差爾誅妖魔，天父、天兄時顧看。男將女將盡持刀，現身着衣僅替換，同心放膽同殺妖，金寶包袱在所緩。脫盡凡情頂高天，金磚金屋光煥煥。高天享福極威風，最小最卑盡綢緞，男着龍袍女插花，各做忠臣勞馬汗。欽此「三」！

上帝教這種宗教說法，太平天國稱爲「天情道理」。在太平天國起義初期，確曾起着鼓舞羣眾鬥志的作用，使萬眾一心，去打破難關，取得勝利。干王洪仁玕曾經說過：「我天朝

〔一〕見天命詔旨書。

〔二〕見同上。

初以天父真道，蓄萬心如一心。故眾弟祇知有天父兄，不怕妖魔鬼。此中奧妙，無人知覺」〔一〕。洪仁玕這段話，說明了上帝教在太平天国起義初期所起的鼓舞羣眾鬥志的作用，也在無意之間暴露了太平天国利用上帝教作為工具的「奧妙」。我們論斷上帝教是天王洪秀全為着起革命而特地創造的工具，並不單是根據事實作出的結論，太平天国的領袖就曾經這樣坦白地向人們作過說明。

就是到了太平天国後期，在一部份人的裏面，還起着這種作用。辛酉十一年正月，慕維廉（W. M. Mirdes）到天京訪問，他報告他的見聞說：

在其中效力的人，所說的話並非自驕自炫，但對於將來的成功是鎮定而言，具有信心的。他們承認前途艱難，但深信上帝呵護，大功必成。他們並不以為克服敵人容易的事，然而在天父、天兄的旗下作戰是極快樂的一回事。當干王屬下官員集合於其殿前之際，有一青年上樓而來。我問其是否從征作戰。他說：「是呀」。「你不害怕受傷或陣亡嗎」？他答：「哦，不，不，天父保佑我」。「但是，如果你被殺，怎麼樣呢」？「那末，我的靈魂將上天堂」〔二〕。

〔一〕 洪仁玕將要知著銳之方中語，見資政新篇附錄。

〔二〕 據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第二十篇宗教考下譯慕維廉報告，原載 The Foreign Missionary, Sept, 1861..

必須說明，上帝教對太平天国起義所起的這種作用，也不過是和歷史上那些利用宗教發動起義的農民戰爭相類罷了。但是，如果把太平天国起義特別強調宗教方面，甚至論爲「宗教革命」，那却是大錯特錯的。

丁 論上帝教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所起的反作用

上帝教在太平天国革命當中，有它的起作用的一面，也有它的起反作用的另一面。

上帝教之所以能够在金田起義以前發揮組織和動員羣眾的作用，並且在建都天京以前發揮鼓舞羣眾鬥志的作用，是由於當時的革命形勢所決定的。當時形勢發展已經處在農民起義前夜，農民羣眾迫切需要從思想上武裝起來，迫切需要一個能够組織和動員千百萬羣眾的工具，這樣才產生了上帝教，這樣才得由上帝教擔負起這一個任務。

可是，到建都天京後，鬥爭形勢已經發展到建國的階段，一面要展開全國性的軍事鬥爭，擔負起反封建反侵略的雙重任務，一面要進行極爲艱巨的經濟的、政治的千頭萬緒的建設。宗教不過是一種迷信的消極的意識形態，它只能歪曲地顛倒地錯誤地反映客觀世界，而斷不可能作爲革命戰爭和改革現實的指導。到這時候，太平天国就必須放棄上帝教，丟掉這個工具。